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IPDC)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CPS)

拯救地球的十個理念 (導言)

【美】小約翰·柯布

【編者按】自本期開始，本報將分 11 期連載當代生態哲學與過程思想的重要文獻——小約翰·柯布 (John B. Cobb, Jr.) 教授的《拯救地球的十個理念》(Ten Ideas for Saving the Planet)。

這篇長文寫于柯布九十高齡之後，是他數十年思想結晶的總結與呼喚。作為懷特海過程哲學最具影響力的繼承者之一，柯布在文中回顧了自己從《是否太晚？》(Is It Too Late?) 到生態神學與生態文明運動的思考歷程，提出十個足以重構人類世界觀的理念。這些理念並非抽象哲理，而是對人類未來的深切勸勉——我們無法僅靠技術拯救地球，唯有改變對“現實”、“價值”、“上帝與自然”的理解，方能找到新的出路。

本期刊載這篇長文的導言部分。

我們生活在一顆環繞中等恒星運行、位于中型星系中的小行星上。即便我們毀滅了地球上如此多的生命，地球仍將繼續在其軌道上運行不息。我們既不需要、也無法“拯救地球”。我們所能做的，唯有懷着敬畏之心意識到：在宇宙歷史的短暫一瞬，我們雖渺小，却被納入這場跨越多重星系的宏大旅程。

然而，對於瑪麗·伊芙琳·塔克 (Mary Evelyn

Tucker)、布萊恩·斯溫 (Brian Swimme) 以及無數志同道合者而言，僅懷有對宇宙的敬畏遠遠不夠。還有一種更為親近的情感——“生物之愛” (biophilia) ——一種對地球生命 (包括人類生命) 的親密欣賞，不僅在其普遍性上，更在其獨特性上。正是這份生命的美與多樣性亟待拯救；而事實上，需要被拯救的還有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從自身的行為中獲救，因為這些行為既傷害地球上的生命，也傷害我們自己。我們能否找到智慧？我們能否聽見那種召喚——以尊重之心對待彼此與其他生命？抑或，一切已為時太晚？

四十年前，我尚不認為為時已晚。當時我正在發展一種受懷特海哲學影響的基督教神學，并在孩子們及其他人的激勵下，開始正視環境問題。我意識到：如果神學要對人類的生活

方式真正有所裨益，它就必須成為一種生態神學 (eco-theology)。畢竟，這個世界並非單純的人類世界，而是一張交織的生命之網。

本期要目

- | | |
|-----------------------|----|
| ◆ 拯救地球的十個理念 (導言) | 01 |
| ◆ 構想生態文明 | 02 |
| ◆ 生態企業家的“四塊布” | 07 |
| ◆ 教育不是“成品制造”，而是“過程生長” | 10 |
| ◆ 生態文明亟需經濟學實現生態轉向 | 12 |
| ◆ 關於勞作的三個隨想 | 15 |

因此，我寫下了《為時已晚嗎？》（*Is It Too Late?*）一書。書中提出一個信念：盡管趨勢堪憂，我們或許仍能避免摧毀包括人類與其他生命賴以生存的支持系統。那是一部充滿希望的著作，而我本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個懷抱希望的人。作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在整個宇宙之中，在我們的星球之上，始終以新的可能性臨在——即便希望似乎微乎其微。我相信，孕育并支撐宇宙創造力的靈感力量，本身即是神聖的。我的希望，也來自世界本身的深情與美——那是自然界的深情與美，也是人類的深情與美。人類既身處自然，又屬於自然，因此我們負有獨特的責任：去守護彼此以及自然界的其餘部分。我們受上帝的召喚，成為這片世界的守護者。

然而，上帝的力量并非全能。上帝不能逆轉過去，也無法像傀儡師那樣操縱現在。上帝的力量在於勸導而非強迫，在於愛而非操控。從許多方面看，也許確實已經太遲——我們已經失去的太多，正在失去的也太多；而首先承受苦果的，總是貧弱之人。

我們必須誠實面對現實。我們生活在一個可怖的時代：明知自身的行為正在摧毀地球支撐我們的能力，然而我們却似乎無法改變方向。我們盲目前行，不是選擇無視現實，就是奢望某種技術奇跡將我們拯救——但奇跡不會發生。現代世界早已突破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極限，我們的文明終將崩塌。關鍵的問題已

不再是是否會崩塌，而是：（一）還能留下多少？（二）在文明的廢墟之上，我們是否能建立更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我們之所以走到今日的境地，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現代世界對“現實的本性”懷有誤導性的理解。這種誤導使人類集體偏離正途，越走越遠。若沒有更深刻的理解，上述問題的答案將是：（一）“所剩無幾”；（二）“幾乎不可能”。那些有幸接觸到更真實理解方式的人，肩負着傳達它的深刻責任。

就我而言，我認為懷特海的哲學提供了一條更優的道路。他的“有機哲學”，或稱“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能够整合生態思維與人文思維的精華，并以一種方式將科學、宗教、倫理與藝術的洞見匯聚於一體。我與世界上一個雖小但日益增長的群體一樣，自認是懷特海主義者（Whiteheadian）。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贊同懷特海的所有觀點，而是意味着：如同其他人一樣，我以懷特海的方式進行思考。

總體而言，我們傳播懷特海思想的努力往往鮮有人聽見，因為多數人對現有觀念感到滿足，或相信“別無選擇”。但今日，越來越多人已開始看清我們行為的瘋狂，並開始思索：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我的任務，便是勾勒出這一更深的理解及其更具前景的啟示，以十個理念呈現。我希望，這些理念能有所助益。

構想生態文明

【英】杰裏米·倫特 曹苗 譯

你是否覺得我們的社會正在分崩離析？是否覺得每當一場危機剛剛過去，另一場危機又會在你尚未恢復常態之前接踵而至？如果是這樣，那麼你並不孤單。在全球範圍內，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從前幾代人那裏繼承來的世界正在解體——而對於將取而代之的未來世界的模樣，人們完全無法預料。

當2019冠狀病毒於2020年初首次席卷全球時，人們普遍認為，祇要大家都做好準備，風暴終將過去，我們會回到正常的狀態。但是什麼是“正常”的呢？對美

國黑人來說，“正常”意味着在自己的國家沒有安全感，意味着他們每天的生活都要與制度化的種族主義作鬥爭，意味着即使那些聲稱關心他們的美國白人，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現狀。當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殘忍殺害的視頻曝光後，全美掀起了一股抗議浪潮，喚醒了白人對自身沉默共謀的認知，並傳達了一個肯定的信息：回歸“正常”絕無可能——“正常”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

這些抗議浪潮發生在疫情期間絕非偶然，這

場疫情對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致命性影響遠高于富裕的白人。未來數月乃至數年，我們可能會見證更多由 2019 冠狀病毒引發的社會動蕩。究其根源，這次疫病大流行暴露了一個早已存在的系統性結構缺陷，而這種缺陷已被粉飾了數十年。觸目驚心的經濟不平等、猖獗的生態破壞和無處不在的政治腐敗，都是失衡系統相互依存以保持岌岌可危的平衡的產物。當一個系統失去穩定時，其他系統也終將如研究者所稱的“同步崩潰”般相繼傾覆。

最終，根本不存在回歸常態的可能——主流媒體和政客們虛構的那種常態除外。這些既得利益者通過宣傳使公眾陷入集體催眠，而少數精英却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名義，榨取人類創造和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財富。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一直是全球話語體系的一部分，它虛構了這樣一種假象：人類本質上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精于算計的唯物主義者；並宣稱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能為所有人類活動提供最佳制度框架。通過掌控政府、金融、商業和媒體，新自由主義的追隨者已經把世界改造成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體系：放鬆監管，削弱社會保障，施行減稅政策，並實際上瓦解了勞工組織的權力。

新自由主義是割裂世界觀的必然產物：人們彼此分離，人類與自然割裂，而自然本身單純地淪為了經濟資源。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價值體系，正是當今全球嚴重不平等、金融市場劇烈震蕩、氣候危機應對失敗和不可持續消費狂潮的根本誘因。

走向崩潰？

隨着人類文明一步步衝向懸崖，我們終將遭遇比新冠疫情更劇烈的衝擊。相比之下，2019 冠狀病毒疫情就像是一場悠閑的排練，這祇是人類透支生態導致的惡果。人類在追求物質進步的過程中，消耗地球資源的速度已經遠超資源再生的速度。人類文明的超負荷運行目前已經超出了生態系統可持續承載力的 40%，而我們依舊沒有制定任何節制消費增長的計劃。想象一下，你有一個朋友繼承了巨額財富，但祇能以年金的形式使用。由於他對每年可支取的年金不滿意，於是僱傭了許多律師和會計師，想辦法加速套現。現在，他住在富麗堂皇的豪宅中，會計師警告他賬戶很快就

會枯竭，但他對此置若罔聞，反而向你驕傲地炫耀其奢靡的生活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你可能會認為他瘋了。而這就是當今全球社會的現狀。

雖然人類社會不計後果的過度發展引發了多重危機，但迫在眉睫的氣候災難無疑是最嚴峻的。2018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向人類發出警告，稱我們祇有 12 年的時間來扭轉這個可怕的局面，否則就會越過不可逆轉的臨界點。自那時以來，全球碳排放軌迹仍持續失控。科學家們警告說，氣候系統的臨界點一旦被越過，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氣候災難徹底失控——最終形成一個與任何文明形態都不相容的、面目全非的世界。我們可能已經越過了臨界點——沒有人確切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碳排放量的逐年增長正一步步將我們推向人類的末日。

即使氣候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未來幾十年持續的經濟增長也將使我們面臨一系列新的生存威脅。我們正在迅速耗盡地球上的森林、動物、昆蟲、魚類、淡水——甚至農作物正常生長所依賴的表層土壤。人類已經突破九項地球安全邊界中的三項。到 2060 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預計將增長兩倍，這可能帶來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後果。2017 年，來自 184 個國家的 1.5 萬多名科學家聯合向人類發出了嚴重的警告：我們已經沒有時間擺脫當前的錯誤軌迹——臨界時刻即將到來。

價值觀的轉變

祇要政府的政策仍以 GDP 增長為導向，跨國公司仍無情地追求股東回報，我們就會繼續加速滑向全球性災難。這種發展模式肆意掠奪地球，而不考慮長遠影響。如果我們真心希望“改變我們失敗的軌迹”，新時代的變革不應僅停留在政治或經濟層面，而應徹底改變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並同步重塑人類的主導價值觀。

將人類描述為自私的個體、將自然視為一種有待開發的資源、以及堅信僅靠技術就能解決重大問題的觀念，都是極端的謬誤。它們合在一起將我們的文明引向瘋狂的災難之路。我們必須認識到主流文化的破壞性本質，並拒絕它，轉而擁抱一種肯定生命、強調人際聯結與生態和諧的價值觀。我們應當重視生活質量而不是無節制地消費商品和服務，必須將公平、正義和同理心這些人類的核心價值觀置于首位——並將它們從地

方社區延伸到州和國家政府，延伸到全球人類共同體，最終延伸到所有生命共同體。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改變全球文明的根基。必須從一個以財富積累為基礎的文明轉向一個以生命系統健康為基礎的文明——生態文明。如此巨變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歷史上祇有兩次根本性變革導致了人類經驗幾乎全面轉變：一次是大約12000年前開始的農業革命，另一次是17世紀的科學革命。如果我們的文明想要在本世紀即將到來的危機中生存和繁榮，我們就需要在價值觀、目標和集體行為層面實現相應的轉變。

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將以維持自然生態中生命系統的核心原則為基礎。在地球上數十億年的時間裏，生命進化出強韌的生存機制，使其能夠以豐富的數量和驚人的多樣性傳播到地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因此，如果不受人類掠奪的干擾，自然生態系統可以健康地持續數百萬年。

生命系統的特點是競爭與合作并存。然而，推動生命系統達到當前繁盛狀態的進化過程發生的主要轉折，皆源于合作關係的顯著增強。每一個進化步驟——以及所有生態系統有效運作的關鍵——都是共生的：共生關係中的雙方根據彼此能力與需求進行互惠交換。共生不存在零和博弈，各方的貢獻創造出一個大于其各部分總和的整體。

共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生態系統幾乎可以實現近乎永續的自給自足。來自太陽的能量沒有障礙地流向所有組成部分。一種有機體的廢物成為另一種有機體的養料。我們現在的文明是通過開采資源和任由廢物堆積來積累財富，與之相反，大自然運行的循環經濟體系則杜絕任何浪費。

不同生物在共生網絡中的複雜聯系引申出了另一個自然的基本原則：和諧並不意味着單一的一致。相反，當系統中的不同要素表達自身需求從而使整個系統變得豐盈時，和諧才得以形成。當系統的各種力量處於平衡狀態時，和諧自然顯現。這可以表現為競爭與合作之間的平衡、系統效率與抗逆性之間的平衡，或生長、成熟與衰退之間的平衡。

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祇有當其他變量已經失去平衡時，人類文明目前正在經歷的這種指數增長才會發生。這種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類文明的災難性崩潰。

從微觀的細胞內結構到整個地球系統，大自然都採用了分形設計。連貫的自組織實體嵌入更大的系統中：細胞是生物體的一部分，生物體是種群的一部分，種群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在所有情況下，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健康需要每個部分的繁榮。每個系統都依賴于所有其他系統的活力。這一普遍原則引出了生態文明的最終目標：為所有人類創造條件，使其成為蓬勃發展、生機勃勃的地球生命體的一部分。

自然系統固有的共生關係，在人類社會中轉化為公平與正義的基本原則，確保人們對社會付出的努力與技能獲得對等的回報。我們認為，整個系統的繁榮需要所有組成部分保持健康狀態，生態文明將促進個人尊嚴，為每個人提供安全舒適的生活條件，保障所有人獲得適足的住房、合格的醫療和優質的教育。

生態文明崇尚多樣性，認為它的整體健康取決于不同的群體——無論是自我界定的族裔、性別或其他劃分方式——最大限度發展其獨特稟賦。它將建立在這樣一個公理之上：唯有真正融合的系統才能實現全部潛力，即“和而不同”的狀態，其中每個組成部分的繁盛共同造就更大整體的福祉。

平衡原則對生態文明和自然系統同樣重要。競爭將通過合作而達到平衡。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將維持在更小的範圍內，並將公平地反映人們對社會的貢獻。就像動物需要強大的血液循環來維持健康一樣，一個尊重生命的經濟體系應按照能讓財富在整個社群中廣泛流通的原則來設計。至關重要的是，增長將成為自然生命週期的一部分，地球的成熟需要達到其健康極限——從而形成一個以福祉而非消費為核心的、穩態的、自我維持的經濟體。

最重要的是，生態文明將促進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全面共生。人類的活動將被組織起來，不僅要避免對地球生命繼續造成傷害，而且要積極地使地球再生並在長期地維持其健康。

實踐中的生態文明

向生態文明過渡需要從根本上重新設計我們的經濟體系。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政治領導人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取決于其提升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能力。然而，GDP僅僅反映一個社會將自然資源和人類活動轉化為貨幣經濟的速率，但沒有考慮到由此產

生的生活質量。任何導致經濟活動的因素，無論好壞，都會增加 GDP。一個以生命為本的社會將摒棄以追求 GDP 無限增長為基本目標的經濟模式，轉而強調生活質量的提升，采用替代性指標，例如不丹王國制定的“國民幸福指數”。該指數評估精神福祉、健康和生物多樣性等維度。

自 19 世紀以來，大多數經濟思想家祇認識到經濟活動的兩個領域：市場和政府。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源于對這兩極的側重（社會民主主義介于兩者之間）。生態文明將保留政府支出與市場機制，但正如進步經濟學家凱特·拉沃斯（Kate Raworth）所指出的，它會在原有框架中納入兩個關鍵領域：家庭與公共資源。

公共資源將成為經濟活動的核心部分。歷史上，“公共資源”特指農民用于放牧或耕種的共有土地。但在更廣泛的語境中，它指未被國家或私人占有的所有維系人類生存與福祉的資源：空氣、水、陽光，乃至人類創造的語言、文化傳統和科學知識等。在大多數經濟討論中，公共資源實際上被忽略了，因為它和家庭勞動一樣，無法融入經典經濟模型。但是，全球公共資源屬於全人類。在生態文明中，它將再次成為人類福利的主要提供者，重新獲得其應有的地位。

我們的祖先通過無數代人的辛勤勞動和聰明才智給我們累積了豐富的公共資源，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財富寶庫——我們共享的人類財富，與之相比，任何個體的價值貢獻不過是滄海一粟。認識到這一點的生態文明會對創業活動給予公平的獎勵，但會嚴格限制任何人積累數十億美元財富的權利，無論他們取得了什麼成就。

另一方面，它將承認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分享這一龐大的共同財富的權利。這種轉變可以通過一個無條件地向地球上每個人發放現金的計劃來有效地實現，這個計劃被稱為普遍基本收入。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對人性的看法導致許多人認為，免費的錢會導致人們變得懶惰，逃避工作，並加劇成癮行為。然而，所有測試結果都顯示出相反的結論：相關計劃持續報告稱，犯罪率、兒童死亡率、營養不良、逃學、少女懷孕和酗酒現象不斷減少，同時健康水平、性別平等、學業成績甚至創業活動均有所提升。基于這些道德和現實考量，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將成為生態文明設計的

核心組成部分。

目前主導全球社會幾乎所有領域的跨國公司將從根本上被重組，並對所服務的社區負責。必須明確，超過特定規模的企業祇有以優化股東回報、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為目標才能獲得經營許可。這種被稱為“三重底綫”（人、地球、利潤）的模式已通過“認證公益企業”（B-corps）和“公益公司”形式存在。目前這些章程屬於自願性質，鮮有大型企業采用。若將其強制推行，將立刻改變企業的本質屬性。必須建立嚴格的執行機制確保三者得到優化，例如通過定期由企業運營範圍內的社區及生態系統代表組成評審團，對未達標企業實施吊銷營業執照的威懾措施。

全球糧食生產將摒棄工業化農業的大規模單一化種植模式，轉而采用“再生農業”原則，即增強農作物的生物多樣性、提升水碳資源利用效率，並基本淘汰合成肥料。製造業將優先構建循環流程，從生產源頭實現廢棄物的高效再利用。本地化合作社體系將成為默認的組織結構。技術創新仍將受到鼓勵，但其價值將體現在提升生命系統的活力上，而非打造億萬富翁。

城市將按照生態原則進行重新設計，在每一塊可用的土地上建立社區花園，在步行 20 分鐘範圍內提供基本服務，禁止汽車進入市中心。當地社區將成為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面對面的互動將再次成為人類繁榮的核心部分。教育體系將被重構，目標從為學生進入企業市場做準備轉向培養智慧、判斷力和情感成熟度，使每個學生作為尊重社會價值的成員而終身追求自身和人類的福祉。

互聯網的全球覆蓋將豐富當地社區的生活。已形成規模的在綫網絡（如 Facebook）將轉為公共所有，使互聯網不再是操控用戶以牟取廣告收入的工具，而是推動人類“行星意識”發展的主要載體。世界主義——一個來自希臘的古老概念，字面意思是“成為世界公民”——將成為全球認同的決定性特徵。我們將頌揚不同文化之間的多樣性，同時認識到將所有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擁有共同命運的道德共同體的相互依存關係。

治理將轉變為多中心模式，地方、區域和全球決策將在其影響最直接的層級制定。雖然大多數決策將下放到最低可行級別，但更強有力的全球治理將在全球範圍內執行規則，例如應對氣候緊急情況和阻止第六次物種滅絕。全球《自然權利宣言》將使自然界獲得

與人類同等的法律地位，生態系統和高智商哺乳動物將被賦予“人格權”，生態滅絕罪——即蓄意破壞生態系統——將交由具有全球管轄權的法庭審判。

走向大轉型

對於那些每天被時事的狂熱所吸引的人來說，這一願景似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世界各地無數的先鋒組織已經在為這樣一種肯定生命的文明播下種子。

在美國，具有遠見的氣候正義聯盟（Climate Justice Alliance）提出了一套原則，旨在實現從榨取型經濟向再生型經濟的公正轉型，這一轉型將深層次的民主與生態及社會福祉相結合。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buen vivir* 和 *sumak kawsay*（“美好生活”）的傳統生態原則被寫進了憲法。在歐洲，像西班牙的蒙德拉貢聯合公司（Mondragon）這樣蓬勃發展的大型合作社表明，公司可以在不採用以股東為基礎的盈利模式的情況下，有效地滿足人類需求。

與此同時，一種新的生態世界觀正通過文化和宗教機構在全球傳播，並與原住民數千年來維系知識和生活方式的傳統文化建立共同基礎。生態文明的核心原則已經在《地球憲章》中提出。《地球憲章》是2000年在海牙制定的一個倫理框架，並得到了包括許多國家政府在內的全球2000多個組織的認可。在中國，主要思想家擁護“新儒家思想”，呼喚一種世界性的、全球範圍的生態方法，使人類與自然重新融合。2015年，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發布的通諭《願你受贊頌》（*Laudato Si*）震撼了天主教會，這是一部生態哲學的傑作，它展示了所有生命的深層相互聯系，並呼喚摒棄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範式。

在世俗領域，經濟學家、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認識到當前經濟模式的道德破產，正在集中資源構建替代框架。福祉經濟聯盟（Well-being Economy Alliance）是一個由變革者組成的國際合作組織，致力於將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轉變為促進人類和生態福祉的經濟體系。同樣，全球公共資源聯盟（Global Commons Alliance）正在開發一個重建地球自然系統的國際平臺。諸如“下一個系統計劃”（Next System Project）和“全球公民倡議”（Global Citizens Initiative）等組織正在為生態文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維度制定參數，而P2P基金會（P2P Foundation）正在構建基於公共資源的社會變革基礎設

施。在世界各地，“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s）正發展成一場國際運動，從基層開始改造社區。

最重要的是，一場倡導生命至上的全球民衆運動正在興起。格蕾塔·通貝裏（Greta Thunberg）為引起人們對氣候危機的關注而罷課並獨自在瑞典議會外靜坐數日。不到一年後，超過150萬學生加入她的全球抗議行動，試圖喚醒父輩。英國議會宣布，一個月後，“滅絕叛亂”示威者於2019年4月關閉了倫敦市中心，以引起人們對全球“氣候緊急情況”的關注。目前，占全球人口的10%以上的1500多個地方和國家政府發表了類似聲明。與此同時，一場日益壯大的“地球保護者”運動正在努力將生態滅絕確立為一種可由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罪行。

這就夠了嗎？考慮到所需變革的艱巨性，前景看似有些渺茫而令人却步，但無人能否認其可能性。隨著世界體系因其內部缺陷而開始解體，維系舊體系緊密聯系的紐帶也已開始鬆動。每過去一年，我們就離災難更近一步——氣候相關災難愈演愈烈，種族與經濟不公的暴行愈發駭人，多數人的生活日益難以為繼——舊敘事對人類集體意識的掌控力也逐年減弱。新一代年輕人正追尋一種新的世界觀：既能詮釋當下的崩解，又能提供可信的未來願景。請記住，經歷工業革命的人們當時並未為其變革命名，直到一個世紀後才獲得現在的定義。或許邁向生態文明的“大轉型”已然啟動，祇是由于我們身在其中而未識“廬山真面目”。

本書後續章節將為當前可實現的路徑指明方向。當你閱讀時，請你思考何事最令你心潮澎湃，並以此為方向深化行動。就像免疫系統保護宿主不受毒素侵害一樣，越來越多心懷善意的人們正結成不斷擴展的網絡，投身於滋養生命的行動。唯有當全球足夠多的人拒絕任由人類衝向懸崖，並開始協作扭轉物種命運時，生態文明方能真正建成。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關心我們人類的命運，並致力於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生機盎然的地球。

（作者杰裏米·倫特，英國著名思想家，生態文明研究專家，美國禮理學研究院院長，“深度轉型網絡”創始人；譯者曹苗，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生態企業家的“四塊布”

——德隆布業創始人、董事長吳純梅女士採訪錄

黃 毅

“生態企業”是這幾年經濟下行、“雙碳”目標背景下企業發展的新方向。生產綠色、有機、環保的產品；承擔部分社會責任；構建商業生態系統等，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生態企業”的進階目標。然而，真正深層的生態企業並不指向通過任何“生態概念”或“成本重塑”去穿越激烈的市場競爭周期。他們與眾不同的價值觀和“反常識”的長期主義正在表達一個真正生態人的向內修行，并于無意間顛覆了傳統商業企業的舊有範式。

筆者近日走訪了位于紹興柯橋、經營有機麻面料的德隆布業，採訪了其創始人、董事長吳純梅女士，深入了解了這位 63 歲企業家的生態理想和實踐道路。採訪過程于我而言是一次洗禮和淨化，因此，我想用“四塊布”來分享吳總和德隆的故事。

一、會呼吸的“有機布”

德隆布業十幾年前也是一家生產化纖面料的公司，當時他們在行業內已小有名氣。一次，吳總到東北考察，看見當地在持續石油開采下出現嚴重的地質下陷，邊上的一條河流也遭到了嚴重污染。被這眼前景象怔住的同時，有個人突然說：“這河水污染還不是你們造成的嗎？”吳總徹夜未眠。她搜索了相關資料：猛然意識到化纖生產背後給地球和消費者帶來的危害觸目驚心——化纖布料的來源就是石化產品，老祖宗都知道石油是地球的腎精、血液，是不可再生資源；聽說那印染廠排出的廢水都能讓黃鱔雌激素增多；化學助劑印染面料做的內褲會影響男性的精子活力……

這些覺察讓吳總內心極度不安。因為打小就知道：種稻穀就有飯吃，種棉花就有衣穿，布是種出來的，一切都是大地母親的賜予。如果繼續走老路，即便有一天所有德隆人的口袋裏都塞滿了鈔票，却再也呼吸不

到清新的空氣，看不到蔚藍的天空，吃不到健康的食物，喝不到甘甜的河水，這樣的“富有”，是我們向往的嗎？

德隆，德隆，道德隆弘！成就幸福人生，是德隆之名，也是德隆之命。2015 年，吳總開始帶領公司生態轉型。在產品線上，由生產化纖面料調轉為生產生態棉麻面料，德隆要生產“會呼吸的布”和“能吃的布”！吳總為此制定了從 1.0 版本向 3.0 版本的進階計劃。1.0 版本聚焦在麻面料的染產不用化學助劑；2.0 版本開始用自然農法在適宜的梯田種植生態麻，用可以吃的標準進行紡紗和織造；3.0 版本做到染材幹淨的植物染。吳總說現在公司正在從 1.0 向 2.0 邁進的階段。吳總慨嘆時間過得太快，這麼多人的努力才剛剛走完 1.0。但是在參觀了德隆在柯橋 1300 多平的廠房之後，我知道：這份 10 年的耕耘裏是生態人的耐心、細致和真誠，是竹子在地下生長最為艱難的三年蓄力。負責產品開發的李文剛介紹說：公司現階段 1.0 版本的植物面料在原料選擇、織造工藝以及染整和後整工藝上到做到了同行最高標準的生態標準。比如原料選擇品質好、強度大的長絨棉和長紡麻；織造過程用昂貴的進口大劍杆，織出面料平整、質疵少；染整采用水果酵素前處理的專利技術（水果酵素處理過程不添加柔軟劑，充分發揮棉麻的吸濕、排汗、透氣性能，讓漢麻成為“會呼吸的面料。同時染整過程排出的水果酵素起到淨化環境作用）；後整采用完全零添加的物理整理。

在逆風轉型的這十年，德隆堅持祇做棉和麻。為了保持品質、守護客戶，德隆直供服裝品牌，不向同行面料廠提供貨品，盡最大可能滿足認可環保理念的小眾客戶精緻專業的面料需求。這靜水流深的專注反

而護持了德隆免于主流市場的下行壓力，獲得越來越多合作伙伴的信賴，口口相傳，營收逐年翻倍。

漢麻作為國紡源頭，在中國的種植歷史超過8000年，有“萬年衣祖”的稱號。《禮記》、《詩經》、《本草綱目》中都有關於漢麻織物的描寫。漢麻的根系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吸收二氧化碳。漢麻纖維最大的特點就是它能殺死細菌。漢麻服裝有吸濕、透氣、耐高溫、散熱、抑菌、抗輻射、防紫外綫、吸音的功效。漢麻的堅韌與舒適，象徵着自然的力量和包容，穿着漢麻制品，可以瞬間與自然同頻共振，在一種自然美學和崇敬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回歸內心的平靜。難怪吳總說：“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是要把美好獻給世界的，我們是來打扮它的！”打扮世界，就是打扮自然，打扮我們自己。透過漢麻，在身體和自然之間建立了一個感同的橋梁，美美與共！

二、可以打天下的“抹布”

如果你沒有親自來德隆，你會以為德隆名聲在外的是那塊“會呼吸的布”。來到德隆，你才發現，真正讓吳總打天下的，是一塊抹布！

搞衛生、每日清潔是德隆的硬核標準。負責人事和財務的90後姑娘田婷婷告訴我，德隆招人的標準不看相貌，不問學歷，祇問兩個問題：一是能不能靜下心，坐得住讀經典？二是能不能俯下身子用抹布擦地？在德隆，讀背經典和搞衛生是一個員工的基本內務。如果再問其中的細節，估計大部分985畢業的高材生也會望而却步。因為在德隆，大部分員工都能包本《大學》、《論語》，甚至是全部四書五經。衛生就更不用說了，在德隆，除了車間有拖把，其他地方沒有拖把，大家人手一塊毛巾，是那種質量上好的白毛巾，俯下身來，打掃每一個地方。

讀經和打掃衛生是公司最為重要的兩件事，每天早上一上班，全員兩個小時（旺季繁忙的時候是1個小時）讀經、掃除，然後才開始工作。我好奇地問田婷婷：為什麼把這兩件事安排在早上的黃金時間？而且還要利用大家正常的八小時工作時間？難道不影響公司的生產效率嗎？田婷婷說：早上讀完經，掃完塵，大家的精氣神都上來了，心裏和工作環境的每個角落都敞

亮澄淨，做事效率反而翻倍。公司的很多同事都身兼數職，大家在工作的八小時之內完全投入身心，整個廠區安靜有序，氣氛祥和，一切井然有序。

所以，讀經和掃塵就是吳總用來打天下的同一塊抹布。讀經是打掃心靈的抹布，擦地是打掃我們所在物質空間環境的抹布。要問吳總是怎樣實現公司的生態轉型，要點就在這裏！吳總說，“生態”之“態”是生起心能。做生態的有機布不是為了搞個新概念賺取更多的錢，而是為了讓大地母親恢復生機，讓員工和家人恢復心能，生活有奔頭，生命有希望。德隆公司的轉型，不僅是為了由化纖面料轉為生態棉麻，而是為了轉心！轉型是為了轉心！心不變，型也轉不動。公司發展要有好的產品，好的產品需要好的人品，人品決定產品，心態決定生態！

這些都不是嘴上說說的！德隆全員都是這麼做的！在一點一點的讀經和掃塵過程中，大家不斷領悟其中的真諦，從不願讀到主動讀，到爭先恐後地包本全背；從不願掃到主動掃，到俯下身子來角角落落地擦，所有人都感覺自己變了，變得明亮美麗！

吳總提煉了讀經如何從三個方面生起心之力。其一，閱讀傳統經典本身就是生智慧，明事理、增自信的過程。當德隆員工滿腹經綸的時候，盡管他（她）可能不善言辭，但自信由內而外，溢于言表！其二，讀經是增加定力的方法。讀書背書就不會胡思亂想，能背下兩千字、五千字、一萬字，心力會有多強？其三，讀經典的人對美好的事物會特別敏感！德隆人是來打扮這個地球的，心美處處皆美！

打掃衛生也是修心之路。吳總身體力行，將打掃衛生的心法教給每位新員工：道在低處，道在平時不注意處，活在幹活的那個當下，用心、整體、持續地做事，就是復歸于嬰兒。吳總還說：“為什麼用白色毛巾而且還要反復用流水衝洗？白色毛巾當然是最容易看出是否幹淨，流水衝洗是我們要善待它，不要把它放在臟水裏洗，用完後還是和新毛巾一樣，可以擦臉。這就是與萬物為親，從抹布開始，不要有分別心。德隆員工因為有這一份日常的習練，也將如此高標準的清潔流程帶回自己的家中，守護家人。家庭的和諧幸福反過來

滋養德隆員工，使他們在工作內外都帶着微笑的磁場、積極的能量。

三、拼接有用與無用、時尚與創意的“廢料布”

德隆梅園是吳總在城郊租下的百畝農園。爲了讓自己的員工吃上幹淨的食物，吳總在這裏用自然農法種植了水稻和各種蔬菜果樹。農園一隅有一間吳總自己的工作室，裏面擺放了各色各樣的布料。吳總說這些布都是零頭布或者是在染整過程中發現的瑕疵布（很多時候是織染過程中的意外導致的花色異常）。

吳總用這些看上去被淘汰出來的次品做了很多圍巾、圍裙和包包，將不同花色的碎料進行創意性的拼接，變成了一件件漂亮的藝術品。在吳總看來，天下沒有“有用”與“無用”之分，祇要放對地方，它就能重新煥發生機。這間小小的工作坊也成爲吳總最愛呆着的地方，一個人沒有事情的時候，看着這些美麗的布料，靈感就會跑出來。創作變成了靜心，其樂無窮。

這間美麗的工作坊同樣也讓我着迷，它讓我回憶起那個還是小女孩的自己，看見媽媽在縫紉機邊給我做裙子，歡樂地期待一件創作。原來我們小時候都有一個夢：打扮自己，打扮這個美麗的地球！

四、夢裏夢外的“畫布”

當我再一次問吳總：作爲一個企業家，您是如何想到要將讀經和清掃作爲公司最爲重要的日常？吳總說：“有一次聽到王財貴老師說‘要讓你的孩子看盡這世界的名畫’，我想到小時候，媽媽總是把櫃子收拾得幹幹淨淨，裏面的衣服疊的整整齊齊，我趴在一旁，感覺這美得就是一副世界名畫。母親每次掃完地，就把掃把洗得幹幹淨淨，家裏的臉盆架、柴火間、竈臺都是整整齊齊的，家裏每一處都是一幅世界名畫。”

這讓我想起白天在德隆廠區看見的“世界名畫”——幹淨明亮的門廳，寬闊整潔的讀書房，不疾不徐的質檢工人在認真挑檢布面細微處隆起的布結。這也讓我想起第二天早上在梅園看見的沐浴在琥珀色晨曦中的農場，幾位農民在手工除草，田間麥苗上晶瑩剔透的露珠襯托不遠處朦朧的山岱，分明就是一副油畫質感的世界名畫。

在德隆的兩天，我突然明白并深切感受到什麼叫“精捨福田”！

五、深層生態企業是一種範式翻轉

回頭看看我來紹興參訪德隆的目的。這些年，我一直在探索“什麼是真正的生態經濟，什麼是真正的生態企業”。主流生態經濟學依然沿襲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將“經濟”置于“生態”之前，這意味着雖然大家意識到經濟發展中需要考慮到生態或環境保護，但是一切爲經濟服務的前提下，生態話題在很多場合演變爲一個時髦的道具。在全民關注生態的氛圍下，企業開始有了生態行動，包括節能降耗（有的時候可以通過碳交易市場來“漂綠”）；設計和生產中增加更多的環保理念。我們不能說這些不是企業的生態行爲，但起碼這些祇能算是淺層的生態企業，是在“術”上的生態進階。

德隆讓我看到了我內在直覺想要表達的那個深層生態企業的樣板。正如吳總所說，搞生態不是爲了弄個新概念賺更多的錢，生態的本質是生出“心”能；不是爲了單純的產品價值或企業生存，而是精進一種價值觀。如果“價值觀”代表文化、生態，“價值”代表經濟，那麼，生態一定要放在經濟之前。這是深層的範式變革！是企業先修自己的“精捨福田”，然後通過自己的“業”自然而然地福澤社會，社會也必然反向托舉的良性生態關係。

吳總反復說：“大家祇看到我們的布是好東西。可是這十年我們做的真正的好東西遠遠不止布啊！”所以，我相信，真正的深層生態企業有禪心佛像，你祇要靠近他就能感覺到一種與衆不同的能量。

快要離開梅園的時候，吳總說：“我們每天做的，就像農民在土地裏丟下一顆種子，種下去，就忘了它吧！”想想自己這些年在做生態方面的議題，時常會有一種“我種下去的種子和別人不一樣的分別心。所以也會有莫名的壓力。吳總這句話突然讓我升起了覺察：生態人怕什麼呢？祇要我們不斷往內走，生起心能，我們就在修自己的那個精捨福田，每時每刻，我們都在創作名畫！幸福已然在每個當下！

（作者黃毅，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教育不是“成品制造”，而是“過程生長”

——讀《柯布與中國》有感

楊韓悅

在當下教育領域，“成品制造”的思維仍有迹可循。不少課堂以標準化教案為藍本，用統一進度“打磨”學生，將考試分數視為教育的“最終產品”，却忽視了個體生命本應有的鮮活生長軌迹。這種模式下，教育淪為單向度的塑造，學生的獨特性與發展可能性被悄然壓抑。為破解這一困境，懷特海給予新的啟示，要“喚醒生活中的智慧和美”，每個學生都應該是不斷演化的生命體，教育應該是豐富多彩的生活過程，教育的價值在於順應其成長規律，激發內在潛能，注重生活實踐，絕非是為了符合現代教育制度所打造的“流水綫”。

一、何為“過程生長”？

柯布博士對現代教育的判斷是基於實踐的，他認為現代教育深受機械思維的影響，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教育與自然脫節，與實踐脫節，與現實脫節，完全是為工業文明服務的，因而淡化了教育的意義。面對這樣的困境，懷特海後現代生態文明教育觀早已給出了解答。

後現代生態文明教育觀打破傳統人類中心主義與機械論教育範式，將教育視為連接人與生態、促進生命與自然協同發展的動態過程。懷特海過程哲學認為，宇宙中不存在孤立的實體，一切現實存在都是相互關聯的有機體，人類並非凌駕於自然之上的“主宰者”，而是與山川、河流、動植物構成“生態共同體”。生態系統更是一個持續生成、演化的過程性有機體，從季節更替到物種進化，從物質循環到能量流動，生態系統始終處於“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基於此，“過程生長”構成其教育觀的核心要義，本質是對傳統靜態、預設式教育範式的根本性超越，始終以“關聯性”為邏輯起點，將教育理解為生命體在動態交互中持續生成意義、拓展存在維度的本真過程。這種教育並非將學習者視為等待填充知識的容器，而是將其界定為“過程性

存在”，其成長始終處於與外部環境、知識體系、他人經驗的持續互動之中，這種互動並非簡單的要素疊加，而是通過“攝入——整合——創造”的循環機制，不斷實現自身存在狀態的更新與躍遷。在這一過程中，“生長”不再被限定為知識量的積累或技能的綫性提升，而是指向學習者認知結構、價值觀念與生命體驗的整體性重構，強調每一個教育環節都不是孤立的節點，而是前後相繼、相互滲透的意義鏈條，前一階段的學習體驗會內化為後一階段生長的“潛在語境”，形成持續推動個體發展的內在動力。也就是說，教育並非局限於課堂之內，而是涵蓋了個體所處的全部生活場景，家庭、社會、自然等一切環境要素都可能成為促進個體生長的過程性資源，這些資源通過與個體的互動不斷轉化為個體生命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個體實現更具整體性與豐富性的生長。

正如樊美筠博士在《柯布與中國》這本書中所講，教育應該是一種熱土教育、有根教育和整合教育。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應該是忽視農村土地，盲目向往城市，也不是教育出應對考試的機器，更不是割裂科技與人文，認為文科無用的教育。從教育價值論維度審視，“過程生長”將教育的目標從培養既定規格的人才轉向促進個體的創造性生成。懷特海所強調的“過程”並非無目的的流動，而是蘊含着“合生”的內在趨向，即個體在與環境的互動中，不斷吸收新的經驗材料，並將其與自身已有經驗進行有機整合，最終形成具有獨特性的認知框架與生命品質。這種生長具有非預設性與開放性特徵，教育者無法預先設定學習者的生長路徑與最終形態，而祇能通過創設富有關聯性與啟發性的教育情境，為個體的意義生成提供可能性空間。一方面，師生關係不再是傳統的主客體關係，而是轉化為共在的過程性關係，教師不再是知識的權威傳授者，而是與學習者共同參

與意義建構的“引導者”與“合作者”，二者在相互對話、相互啟發的過程中共同實現生長。另一方面，教育內容也不再是固定不變的知識體系，而是轉化為具有“生成性”的經驗素材，這些素材並非以封閉的形式呈現，而是為學習者提供了廣闊的探究空間，允許學習者根據自身的經驗背景與認知需求對其進行解讀與重構，從而使教育內容始終處於動態的生成過程之中。

如李培根院士所指：“一個人對存在環境的視野越廣，其作出的創新成果之意義也可能越大。”懷特海過程哲學教育觀中的“過程生長”，本質上是一種以過程為本體、以關聯為紐帶、以創造為核心的教育理念，它將教育從靜態的知識傳遞活動轉變為動態的生命生成過程，強調教育的價值不在於達成預設的目標，而在於推動個體在持續的互動與創造中不斷拓展生命的意義與維度，為現代教育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引與實踐啟示。

二、如何實現“過程生長”？

要實現“過程生長”，需以過程本體論為指引，打破傳統教育的靜態框架，要遵循教育的節奏性規律，樹立生態共生的理念，構建動態、開放、關聯的教育實踐體系，確保教育活動始終與個體生長的內在邏輯相契合。

第一，精準遵循教育的節奏性規律，以階段適配為核心搭建生長階梯。懷特海提出的“浪漫—精確—綜合”三階段節奏，並非線性遞進的固定序列，而是循環往復、相互滲透的動態過程，其本質是對個體認知發展與生命體驗規律的回應。為此，在實踐中，需摒棄“一刀切”的標準化教學模式，針對不同學段、不同個體的認知特徵與經驗基礎，靈活調整各階段的教育重點與實施方式。

在“浪漫階段”，應弱化知識的系統性灌輸，通過創設充滿探索性的情境，激發學習者對未知領域的好奇心與內在興趣，讓個體在無預設框架的體驗中積累感性經驗，為後續生長奠定“意義基礎”。進入“精確階段”，需基於前期浪漫體驗形成的認知需求，引導學習者系統掌握知識的邏輯結構與方法工具，避免將知識異化為封閉的符號體系，而需要關聯前期經驗、嵌入現實問題。在“綜合階段”，需打破學科邊界與知識壁壘，推動學習者將精確階段習得的知識與方法應用

於復雜情境的解決中，在創造性實踐中實現知識的內化與重構，同時為下一輪“浪漫階段”的探索積累新的經驗素材，形成“體驗—認知—應用—再體驗”的循環生長鏈條。

第二，依托生態共生的理念建構，重構教育目標，革新內容體系。這是確保教育符合生態整體性原則與個體發展規律的前提。在 2025 年第 18 屆過程哲學（建設性後現代）暑期高級研討班楊麗教授的演講中，她呼吁教育應注重知識整體性，避免割裂式學習，這裏所指的“整體性”應該不僅是知識體系的完整，還是教育與生態環境的整體性。

從教育目標重構來看，其核心在於突破傳統教育知識本位的單一導向，構建以生態共生為內核的整體性目標體系。傳統教育目標隱含着人類中心主義邏輯，將自然視為滿足人類需求的工具性存在，導致目標聚焦於知識的量化掌握，忽視了人與生態系統的共生耦合關係。基於後現代生態文明理念，教育目標重構需實現雙重轉向：

其一，價值導向轉向。需以生態整體性為邏輯起點，引導學習者認知自身作為生態系統有機組成部分的存在屬性，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非線性影響，進而形成穩定的生態共同體意識，將自己與生態環境聯系起來，立足土地，立足實踐，從現實生活中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其二，目標形態轉向。摒棄固定化、標準化的“指標”理念。教育並非祇看成績和指標，所謂標準化祇能成為束縛學生發展的“鐵架子”，要確立過程性導向，允許學習者依據自身生活場域與經驗背景，自主構建個性化生態教育認知框架與行動模式。

在內容體系革新層面，需打破傳統教育中學科界限的剛性分割與知識權威的絕對主導。傳統教育內容常呈現學科碎片化和知識封閉化的特徵，難以適配“過程生長”對素材動態性、關聯性的需求。需遵循三重原則：

一是整體性原則。以生態議題為整合紐帶，關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多領域知識，形成覆蓋多學科視角的“生態關聯網絡”，實現生態認知的跨學科互補。

二是批判性原則。引入爭議性生態議題，引導個體通過文獻檢索、多維對話、理性思辨形成自主判斷，同時納入本土生態智慧與地方實踐經驗，規避內容“抽

象化”“普適化”困境。

三是動態性原則。依據全球生態環境變化研究成果、生態修復實踐進展及地方生態治理創新經驗，對內容進行持續補充與調整，保持內容“流動狀”，確保素材與生態系統演化規律、個體生長需求同步，為“過程生長”提供適配性素材支撐。

結語

祇有真正地瞭解後現代生態文明教育觀，才能明白“過程生長”的核心，祇有把教育置身于生態環境和聯系之中，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有根教育”“熱土教育”和“整合教育”，而這樣的教育在當今社會應當成為值得研究和實踐的教育模式。後現代生態文明教育觀下“過程生長”的實現，是一場系統性變革，既回應了後現代思潮對“去中心化”“關聯性”的追求，也破解了傳統教育中目標僵化、實踐淺層的難題。這一教育範式不僅為個體生態素養的持續生成提供了科學框架，更將教育價值延伸至人與自然協同發展的維度，為應對全球生態挑戰、培育負責任的生態主體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與實踐遵循，同時也彰顯了教育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基礎性、引領性作用。

參考文獻：

1. 懷特海. 教育的目的 [M]. 張佳楠 (譯).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2020
2. 懷特海. 過程與實在 [M]. 周邦憲 (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5
3. 樊美筠，劉璐，高凱歌. 柯布與中國一直觀柯布後現代生態文明思想 [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
4. 鳳翔. 高等教育如何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訪中國工程院院士、華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 [J]. 理論視野，2011(04)
5. 懷特海. 教育的目的 [M]. 嚴中慧 (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
6. 楊富斌，曾咏輝. “有機過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舉行. 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7/t20250702_5884362.shtml.

(作者楊韓悅，陝西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關於勞作的三個隨想

逢 飛

隨想 1：大地品格

勞作實屬人降生以來曠古行走、經累世磨難、并獲富有詩意栖居之後所得大地唯一贈予。而這一大地品格，人身寶中寶，得之歷劫由然，失之眼前忽現；道術為天下裂，為道、為路、為途，至于歧行而後稍知有返，然其意之所顧亦非現前當途，時或勉強再進更在恍惚飄渺，隱約遙望或有，溯之斷無可能，時至今日關於勞作有知識人無知識人俱都如此生疏別解，就算傾盡書山辭海而難下一按語。

一個現代的自由人，若是獨自走在無際無涯平沉的荒野，當會心生一絲難于察覺且又難以自抑的羞赧、抱愧，細想多生以來浪棄了古早的時光，蝕盡了本衷的

情懷，那裏有一座山，一條蜿蜒谷道，千萬億斯年“巍巍然其天乎”，風霜雨雪四季，靜默未肯一語；大地鋪陳，遠方遼闊，皆塵埃也、泥土也、息壤也，由無始生靈遺蛻，一踏步一拔足蹈盡萬古，一摩頂一放踵勢如再造，那踏實的、堅牢的、息心默認（默而知之）的大地行進，正說大地勞作之以成人乃無上之成就。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今一個話語啰唆、意識堆積熾烈而精神上反却蕭索寡淡的年代，人心起波瀾如怒如歌，強言之者物不生焉時不行，而述者難自述畢竟無所作。

大地無聲，天不以言，信行者勞作之。

隨想2：德性基址

現代德性困境有三：1. 社會性的群體意識海洋加速涌動，個體思維跨越地方性思考而以高懸的普遍意識、類意識及具有公共融通作用、適宜多元對話的價值觀念為導向、為框架，形成一種在個體的自我意識中以未來人類自居而面向現實生活的姿態，意識和觀念超常進階置換、掩取了傳統慢生活中當身、當地的德性進階方式，脫離具體生活情境“以觀念來決斷德性”；2. 日常生活語言進入一種“快速結離”（聯結和離棄）的編碼式話語生成階段，如同技術化、商業化生存環境中的快消品一樣，語言生命力正在流失：失去溫度、連續的穩定性和傳遞道義、良知感召、凝定和教化群體心魂的人文功能，話語的精神性啓示、導引與加持一再弱化；3. 睽隔在身、在地的完整性，人祇部分的（或殘餘的）活着，肉身成為單列的需要安撫或者操作處理的低端問題，體知功用迅速消滅，身蘊的、人身中本來固有的身心原始集合、它的通感一致、記憶篩選和與物命義賦格等的”野性思維“能力早已蕩然稀薄。作為德性的基址——人的最初的身心原始關聯有待重新認知。

在勞作中，人與世界“復初如常”：修復、創生、再次出發。惟有勞作保人身不墮。勞作即是一種扎根、回向與復性的人的天命自然。在勞作中本真的身心原始機能徐徐展露，漸次剝落後來的、假借、人意錯置的後質、後文，而漸近源起的、自性的、天命自然初質、初文，在那裏，是如何的身兼顧着心、心兼顧着身、身心相顧而一途的。

缺少勞作，學難成人。不勞作，最先失去的是動詞能力，然後是形容詞，最後是名詞；當你已經無法用簡單準確的語言描述自己的身體感受和眼見事實的時候，就像濃霧漫天，世界都在不知不覺中游移起來，光影雜踏、夢魘叢生。人啊，一但失去語義能力，精神上的幽深苦難將難以盡言；那些明朗、恰切、當身的話語，是鑄造人生命和某些高尚事實合體的定格的紐結。今天的人很少勞作，不勞作，看低勞作，這使他們即使翻開遠古聖賢經典，讀出那些字句的發音，也祇能在心靈的虛空中妄念臆想和胡亂猜測，人不勞作，不知有天，不知有地，不知其中人身如何參贊化育，人在勞作中，其自身的念慮、思維和意識指向會有自身淘洗和淬煉的自我淨化機制，那些年輕的思想者、真誠思考的人都會體驗到勞作之中身心是如何自我滋養的妙樂；今日智能時代，人們更應重視本真的勞作。

隨想3：社群營造

道義真切，見證體知。古來賢達人，起身自耕牧。

勞則善心生。物命要人作，天命也要人作，人能興起來，世界光明，勞作之功啓發良善、正性情、結智慧果。勞作所作之善，在“莫不向義”，人生起向義的心，繼之“禮以義起”，人群團體生活的內在精神與秩序由是而奠定，這正是人、族群乃至社會興旺起來的一個初始。

正在進行的未完成中國的當前社會轉型及其漫長過渡，在它的現代化指向的一再追叙中所映帶出來的傳統與未來之間反復變動的時空參照中，雖然觀念的衝突、道德的質疑、多元的混雜、價值感喪失等已令國人焦慮不得安寧一日，但環境惡化、生態危機、食品安全、基礎教育等使人更有頓失人身依托的荒誕滅裂無稽之感，仿佛現代的、後現代的、前現代的統統要回歸原始生存，再以另外方式重置重啓。那些懸浮的失重者將重回地表生存，在上行時段人為努力增持的加法並不簡單地等同或者可以反推作為下行時段的減持的減法，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心勁和主體存續，一個外執欲望為主，一個內明自省為主，二者無法自動切換，中間會有一個類似“整體精神休克”的空檔靜置期，這正是在未來生活和有機社會的細微的本底，”惟精惟一“本源做功的時刻，所謂“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泉水注滿坑窪後才能持續地向前流動，那些曾經自詡自負的方法論和強迫癥的話語政治必須攔在一邊，人們要親歷一段自己去觸摸、去感受和學習如何是“不費思量”、“不用力思維”的“自然一心靈一生態”的新生活……小群體的理想生活實驗將在各處大量噴發，新一期文化社會的原始基因密碼正在書寫……

目前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如果真正關心中國這塊古老大地正在發生的最深刻的精神變革，應該以“勞作”為中心，深入開展一系列以實證研學為基礎、與身心道德修養、與團體社群再造相關聯的課題。

道以簡一行，以樸拙存，“以智能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樸實而知者無迹而固”；世界在勞作中發生，人在勞作中認識自己并自明其天命所在。

（作者逢飛，柯布生態書院北京椴樹梁分院院長）

生態文明亟需經濟學實現生態轉向

滕 騰

2025年7月1日至2日，首屆生態企業家大會中國分會在浙江省金華市隆重召開。作為第18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新啓的核心議程，本次大會主題為“所有的生態企業家聯合起來”，匯聚了中國生態企業、綠色製造業的衆多領軍者的同時，也邀請到了六位海外嘉賓蒞臨現場進行主旨演講。

在本次大會的主持、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教授做主旨發言後，來自馬來西亞的溫秀枝醫師（Dr. Joean Oon Siew Kee）也分享了自己的寶貴經驗。溫女士是馬來西亞環保領袖，倡導自然療法及順勢療法多年，也是環保酵素全球倡導者，2019榮獲“柯布共同福祉獎”。此次，她以《生態文明亟需經濟學實現生態轉向》為題，分享了她多年來在環保與自然療法領域的獨到見解。

一、基礎：三元理念

分享伊始，溫女士首先給大家提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要實現生態文明生活，可能嗎？”。這個問題涉及人的本質與社會的關係，即人的三元性與三元社會的關係。

人類的本質，即三元性。它包括：

（1）身（body）：體現在時空世界中的精神之器，即靈器。身反映人的意志力，其失控會導致暴力。

（2）心魂（soul）：是靈（精神）和身體的連接鏈。人通過身體和心魂理解物質，將之帶回到精神世界中。心魂反映人的情感，其失控會導致抑鬱癥。

（3）靈（spirit）¹：直接連接到與創造、意識和永恒相關的源頭。靈反映人的思考，其失控會導致冷酷無情。

人經由“身體”來認識自己是屬於物質世界的，通過心魂來建立自己認知的世界，並通過靈（精神）達到更完整的整體世界。人的上部是以頭為主的神經或感官

系統，而意識的發展正需要神經系統（思考）；中間是韵律或循環系統，包括心跳、呼吸和脈搏（情感）；下方是新陳代謝或四肢系統，“身體”若要實現動態平衡，需要新陳代謝或四肢系統（意志力）共同作用。人類的疾病問題，就是三元性失去平衡的問題。神經系統（思考）與新陳代謝系統（意志力）平衡，即健康；神經系統活躍度比新陳代謝系統高就會導致疾病，如充血、硬化、心血管疾病等；新陳代謝系統活躍度比神經系統高也會導致疾病，如潰瘍、發炎、癌癥等。人類對自己認知的反思會給生命帶來改變和調整，有意識的思維生命的“內向利己”會導致潛意識的身體生命的“外向疾病”；有意識的思維生命的“外向利他”會導致潛意識的身體生命的“內向健康”。

溫女士指出，社會結構反映人類的本質與社會的關係。所有的社會制度都是我們對世界和人類同胞的思考和感受的表達。反過來，人類的思想和感受反映了自身的世界觀。所以，對人類的本質之複雜性有了全面的了解之後，討論社會生活才更有支撐和土壤。

與人之三元性本質相對應的是三元社會，其內容包括權利（rights）、精神文化（culture），以及經濟（economy）。“權利”是指公正、情感、心，即感受²；“精神文化”是指自由、思考、靈，即先天能力³；“經濟”代表博愛，意志，身，即社會基石。

在溫女士的分享中，一種真實獨立的精神文化生活徐徐展開。這種生活將為健康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發展提供很多東西：如道德力量和對社會理解；對藝術的敏感性、想象力和創造力；對有意義工作的實踐技能和熱愛。

基於三元社會理論，溫女士認為社會變革需要在文化、權利、經濟這三個領域共同推進。其中，文化變革以自由選擇為基礎，促進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從外在的實踐技能到最高的社會道德和美德；權利變革

以民主和公正為基礎，通過維護人民的安全和保障來促進人際關係；經濟變革則以利他主義為基礎，即對他人有興趣，滿足人類的塵世和精神需求，促進人們高效生產、工作，并互助合作。

“一個人為社區的利益工作的越多，社區就越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整個社區的福祉就越大。”溫女士認為，由社會制度或經濟配制所造成的貧窮、匱乏和痛苦，其根源就是自私、利己主義。過度的利己主義和貪婪帶來環境和人類剝削，即環境危機。越多的人出于自我利益或利己主義而工作，越多的貧困、欲望和痛苦就會從某處進入到社會生活當中。她認為，致力于生態事業的根本目標在于“養好下一代”，而這需要整個社區的力量。“共建健康社群”，正是生態企業家聯合的根本目的。

二、實踐：邁向三元社會

三元社會屬性是社會生活的本質，不是一種外部結構或秩序，不會強加于人和機構。通過有意識的努力，這種內在屬性會在體現在我們的社會結構和體系中，在精神文化生活、經濟生活和政治權利生活中以適當和健康的方式出現并遍布全球。

精神文化生活（如教育、宗教、藝術）的原則是自由，對應于人之思考，涉及利他主義、使命與社會責任的結合、有意義的工作、對工作熱愛與對他人需求的敏感、以及能力更強者給予更多的教育。精神文化生活實踐包括創辦學校、書院。

經濟生活的原則是博愛（如團結、互助、合作），對應于人之意志，涉及“社會基本法”中合作、互助，不被金融捆綁的“真實價格”、公平貿易，在地經濟與社區發展。經濟生活實踐包括帶動社區支持農業、社區土地信托、道德銀行、社會融資、地方或輔助貨幣、以及可持續農業。

政治權利生活的原則是平等，對應于人之情感，涉及作為社區資產的土地和生產資料、適當的收入、以及作為共同生產者的勞工和管理人員。政治權利生活實踐包括組織三元社會推廣協會或合作社。

消費者推動的合作社，有多種生產和消費的方式，如創建平臺，將當地社區與小農和生產者聯繫起來；將人們與技能和資源連接起來，以振興和發展地方經

濟，特別是在農村和服務不足的地方；與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促進有責任心地生產和消費有機物、生物動力食品和環保產品；通過教育和社區服務培養共同的持續性的生活文化。這些有責任心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促進社會的安康和福祉，連接了人、土地和大自然，進而創造了和諧的生態系統。

通過以上，我們更加確定一件事情，即合作和關心他人是服務社會的基礎。人需要努力發展自己的潛能，才能有能力好好的服務自己和世界。我們現在需要在經濟生活中選擇對他人的愛和關懷，而不是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這樣一來，我們與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建立連接，從為全人類的公正合理而奮鬥的理想中獲得靈感和引領之力，也能够相信為了他人的利益進行的努力，絕不會在人類進步過程中遺失。

三、反思：三元社會是烏托邦嗎？

溫女士指出，三元社會不是烏托邦，在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態企業⁴及其運營活動，其實就是三元社會的重要體現。對他人的興趣是這種社會生活的基礎，而發展對他人更大的興趣，需要有想象力。

例如，消費者需要對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人產生興趣，生產者需要也關心消費者的真實需求。作為消費者，想象下為我們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人的狀況，再了解下我們的消費對環境的影響；生產者也避免出現通過廣告詞或刺激性語言鼓勵消費者購買欲的利己心態。投資者需要對工人的福利感興趣，考慮誰在為公司付出。

要克服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個人需要有一個全面的靈性世界觀，對以下內容有所觀察：如人類的完整本質、宇宙的起源或演化（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世上所有生命和活動的相互關聯性、經濟生活在地球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在物欲追求和宗教教條不足以克服經濟生活中的利己主義和貪婪的情況下，全面的靈性世界觀可以為每個人的命運提供“存在的意義”（如“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裏”）。

三元社會中報酬不受市場供求力量支配，個人為社會工作，而不是僅僅為了錢而工作。但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收入來滿足基本需求（如食物、住處、醫療、教育），他們就會被迫為個體利益而生存鬥爭。為了使

人們願意為社會奉獻而不是僅處于個人角度開展工作，他們需要感到自己是社會的平等且有價值的成員，即人們能感受到個人的尊嚴、自我價值感和社區關係的質量。勞動是一個權利問題，並非經濟問題。所有勞動者都有權獲得基本生活保障。

富有想象力的思維使我們更接近他人，而負面的經濟思想往往會使我們對他人的狀況和需求漠不關心。“社會基本法”使工人和管理人員成為共同生產者，分享整個生產收益，並為生產效率、未來的生產力和效率一起自由承擔道德責任。

在三元社會中，使命和社會責任理想需要有機結合。此時，勞動者的目的，不是為了謀生，或者為了獲得“一份好工作”，而是傾向于工作出色。即使從金錢的角度來看，給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報酬，是讓他們感受到自己不僅僅是從事着糊口的低端工作，而是為了科學甚至道德而工作。“不要僱傭為了賺錢而工作的人，要找到真正熱愛工作的人。”

三元社會的特性，使得生態企業更具有存在的意義。生態企業從事的是公益性事業，其運營目的並非為外在的利益相關者謀取利益最大化，而是通過社會創新和市場機制調節社會力量，將商業策略最大程度地應用於改善人類和環境生存條件。與一般其他私營企業不同的是，生態企業的投資主要用于企業本身或社會，“通過交易做慈善”，而非“做慈善同時做交易”。而且，與傳統企業的具有盈利動機不同，生態企業具有使命動機，實行利益相關者問責制，其收入再投資於社會計劃或運營成本，由此實現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

遵循“社會基本法”的生態企業，需要形成這樣的

企業生活範式：企業中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生活具有無限想象⁵，對其他人和整個社會有興趣和關心；勞動者對工作充滿熱愛，也對自然界的欣賞和尊重。基于此，溫女士呼吁到，企業家要從“以自我為中心”轉變為“以生態為中心”，我們既要愛自己，也要愛他人，更要愛地球。這樣，生態文明在經濟學的助力之下實現轉向，生態社會才真正實現“天下大同”之態。

注釋：

1. “靈”指的是人類，自然，宇宙的永恒本質，不是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體系。

2. 法律不外乎人情，即基本符合社會的倫理道德，人的思想感情。

3. 精神文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廣義教育，但二者存在密切關聯。廣義教育是指人類有意識傳遞經驗、知識和價值觀的社會活動，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多種形式。而精神文化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思想觀念、道德規範、藝術形式等精神成果的總和。二者的聯系在於：廣義教育是傳承精神文化的重要載體，精神文化則是教育內容的核心組成部分。但精神文化的傳播途徑不僅限於教育，還可能通過藝術創作、媒體傳播、社會實踐等方式實現。可以說精神文化是廣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來源，但二者屬於不同維度的概念。

4. 又稱社會企業或福利企業。

5. 即《禮運大同篇》中“天下為公”的三元社會。

（作者滕騰，普洱學院外國語學院碩士）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周桂鈺

安樂哲

樂黛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王寅

劉孝廷

劉全華

李晨陽

陳俊偉

林克勤

楊富斌

歐陽康

俞懿嫻

郭海鵬

鞠實兒

溫恒福

魯樞元

顧林玉

張修玉

陳榮灼

吳國盛

李惠斌

曲躍厚

劉笑敢

成長春

任平

責任編輯：

許迎輝